

插图典藏本

百万英镑

[美] 马克·吐温 著

汪树东 译



中国书画出版社
CHINA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

百万英镑

[美] 马克·吐温 著

汪树东 译

中国画报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百万英镑 / (美) 马克·吐温著; 汪树东译. -- 北
京: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5. 11
(插图典藏本)
ISBN 978-7-5146-1207-3
I. ①百… II. ①马… ②汪… III. ①中篇小说—美
国—近代 IV. 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41048号

百万英镑 [美] 马克·吐温 著 汪树东 译

出 版 人: 于九涛

责任编辑: 吴超莉

图 片: 文鲁工作室 上超

责任印制: 焦 洋

出版发行: 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 邮编: 100048)

开 本: 32开 (880mm×1230mm)

印 张: 11.5

字 数: 246千字

版 次: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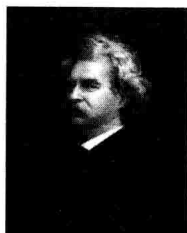
印 刷: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定 价: 36.00元

总编室兼传真: 010-88417359 版权部: 010-88417359

发 行 部: 010-68469781 010-68414683 (传 真)

目 录



1/加利维拉县声名狼藉的跳蛙

8/一个奇怪的梦

24/竞选州长

32/白象失窃记

60/亚当和夏娃的日记

100/百万英镑

127/一个扑朔迷离的间谍故事

216/神秘的陌生人

加利维拉县声名 狼藉的跳蛙

一位朋友从东部给我来信，托我去拜访性情随和、善于言谈的老西蒙·惠勒，打听打听我朋友的朋友列奥尼达·斯迈利的消息。我照托去了，下面说说我此次拜访的经历。我一直怀疑列奥尼达·斯迈利根本不存在；我的朋友也根本不认识这样一个人物，大概他是推想我若向老惠勒问起他，就会使他联想起臭名昭著的吉姆·斯迈利，然后他就会打开话匣子，搬出那个人一些令人生气的往事，废话连篇，沉闷不堪，对我毫无益处，徒然使我烦得要命。如果那就是他的诡计，他的确是如愿以偿了。

在那业已衰落的安吉尔矿区的一家破落酒馆里，我找到了西蒙·惠勒，他正靠在火炉旁舒服地打盹。他肥胖，秃顶，面容安详，和善质朴。他醒过来，向我问好。我告诉他，我的一位朋友托我向他打听他少年时代一个名叫列奥尼达·斯迈利的可爱伙伴——列奥尼达·斯迈利牧师，福音会里一个年轻的牧师，我的朋友曾听说他有一段时间就住在安吉尔矿区。我又补充道，

若惠勒先生能告诉我关于这位列奥尼达·斯迈利牧师的一些消息，我会很感激他的。

西蒙·惠勒把我让到一个角落里，用他的椅子拦住我，然后坐下，向我滔滔不绝地讲述了下面这个故事。讲述中，他既未笑一笑，也没有皱一皱眉头，一如他开始说第一句话时的那种细水长流的声调，没有流露出丝毫热情。可是在他那自始至终的叙述中，有一种让人感动的认真与诚恳，这分明使我感觉到虽然他决不认为这个故事有什么可笑或有趣的地方，但他把它看作一桩重要事情，并敬佩那两位主角，觉得他们是斗智的天才。我让他随意讲下去，一次也没有打断过他。

“列奥尼达牧师，嗯，列奥尼达牧师——咳，从前，这儿有个家伙叫吉姆·斯迈利，那是1849年春天——也许是1850年春天——我记不清了。不过我之所以觉得是这两个时间，是因为他来到矿区时，那个大蓄水槽还没有修好。但不管怎么说，他是这儿最怪的人了，无论碰上什么事，只要找到一个对手，他就要和人家打赌。要是找不到对手，换一方他也这样。只要别人愿意怎么打赌，他就怎么打赌——只要赌得成，他就心满意足。但是尽管这样，他运气还是好，出乎寻常的好；每一次打赌他几乎总是赢家。他总是留意着各种打赌的机会。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不管遇上什么事，只要有人提起，那家伙就要和人家打赌，而且随便你挑哪一边都可以。如果有赛马，结束时你就会发现他要么喜气洋洋，要么输得两手空空。要是有人斗狗，他会赌上一把；要是有人斗猫，他也会赌上一把；要是有人斗鸡，他同样会赌上一把。嘿，即使看到两只鸟站在篱笆上，他也会和你打赌哪只鸟先飞走。要是野外的布道会，他会按时到场，拿华克尔牧师打

赌。他认为华克尔牧师是这一带讲道讲得最好的，本来也是，他的确是个好人。甚至只要他看到一只屎壳郎往什么地方爬，他也会和你打赌——赌这只屎壳郎要多久才能到达它要去的地方。如果你同意和他打赌，他将会跟着这只屎壳郎，即使直到墨西哥，他也要弄清楚它到底要去什么地方，在路上要花多少时间。这儿许多小孩都看到过那个斯迈利，也都能告诉你一些他的事情。嘿，无论是什么，对他都一样——他赌什么都行——实在是一个顶有趣的角色。帕森·华克尔牧师的妻子有一次病倒了，好长一段时间，好像是没救了。一天早晨，华克尔牧师走进来，斯迈利迎上去问他的妻子怎么样了，他说她好多了——感谢主无限的慈悲——看情形，只要老天保佑，她还可以恢复健康。可是斯迈利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咳，我敢赌两块五毛钱，她压根儿就不会好起来。’

“斯迈利有匹母马——孩子们叫它十五分钟的老爷马。不过，你知道，那只是孩子们的玩笑，它比那跑得快些。虽然它跑得很慢，患有哮喘，要不就害肺癆，或者其他诸如此类的毛病，但是他还常常靠它赢钱。比赛中他们总是让它先跑两三百码，然后一下子撵上它；但是每次快到终点时，它就上了劲头，简直是拼命地跑，一跳一跳地跨着大步往前撵，它疲软的两腿乱蹬，一会儿蹬到空中，一会儿蹬到一边踢到栏杆上，掀起的灰尘越来越多，咳嗽、擤鼻子的声音越来越响——结果总是赶到裁判台前，恰好超过人家一脖子那么远，刚好让人能够算得清楚。

“他有一只小斗狗，看着它那古里古怪的样子，你会以为它不值一钱，只会闲坐一旁，瞅准机会去偷点东西。但是只要一在它身上赌钱，它马上就不同啦，它那下嘴唇就开始伸出，就像一

艘轮船前面的水手舱一样；它的牙也露了出来，亮闪闪的，像火炉。别的狗可能会抓住它，欺负它，咬它，咬住它的颈部把它接二连三地摔出去，但是安德鲁·杰克逊——这小狗的名字——非要等到能找到它满意的地方才开口，别的地方它全不在乎——这样赌注就成倍成倍地压在另一方，直到堆得高高的；然后突然之间，它就一口咬住对方的后腿，死咬不放——并不嚼，你明白吗，只紧紧咬住，直到它们认输为止，为此即使拖上一年也在所不惜。斯迈利在这只小狗身上总是赢，直到后来它碰上了一只没有后腿的狗，因为这只狗的后腿让圆锯给锯掉了。等斗了好一阵的时候，赌注通通压上啦，安德鲁·杰克逊就去咬它爱咬的地方，但它马上就看出它被耍弄了，那只狗叫它扑了个空，这么说吧，它大吃一惊，大失所望，便再也不想去赢取胜利了，因此吃了个大亏。它瞥了斯迈利一眼，似乎说它心已经碎了，这完全是他的错，不该弄一条没有后腿的狗来叫它斗，因为它最拿手的就只有这一招。功败垂成后，它就瘸着腿走到一边，躺下死了。安德鲁·杰克逊是条好狗，如果它活着，会出名的，因为它有本事，而且有天才——这个我知道，它没有什么便宜可占，如果没有特殊的才能，碰到那些厉害的对手也不可能斗得过。每当我想起它那最后一场争斗和那急转直下的情势，我就感到难受。

“唉，斯迈利这家伙还养了会捉耗子的小狗、小公鸡和小公猫等一大堆这些东西，不管你用什么东西与他打赌，他准能赢。一天，他捉到一只青蛙带回家，说他准备培养它。这样一连三个月，他就什么也没干，只待在他家后院教青蛙跳远。果然不出所料，他真的教会它啦。只要他在后面戳它一下，那个青蛙马上就会跳起来，在空中翻滚，像个面包圈——看它在空中翻一

个筋斗，如果状态好的话，还可以翻两个，然后稳稳地落下，像一只猫。他还训练它捉苍蝇，他训练得如此勤快，以至于每一次只要它一看到苍蝇，不管有多远，它都能捉住。斯迈利说，只要好好培养一下，一只青蛙会干任何事情——我倒信他哩。咳，我就看到过丹尼尔·韦伯斯特——那只青蛙的名字就叫丹尼尔·韦伯斯特——待在这地板上，呱呱大叫，‘苍蝇，丹尼尔，苍蝇！’你简直来不及眨眼，它就直直地蹦起，在柜台那儿捉住了一只苍蝇，然后跳到地板上，像一块泥巴一样结实。看看它那个样子，它用后腿搔搔脑袋，好像捉只苍蝇只不过是干了青蛙该干的事，没什么大不了的。你简直没看过像它这么又谦虚又正直的青蛙，它也实在聪明透了。要是在平地上正儿八经地跳的话，它猛一用劲，准能比你看到过的任何青蛙跳得都更远。在平地上跳远是它的强项，你明白吧；要是打起赌来，斯迈利就会在它的身上压下所有钱，一个子儿也不剩。斯迈利为他的青蛙得意极了，的确是那样，那些走过四方见过世面的人都说它比他们看到过的任何青蛙都棒。

唉，斯迈利把那个小家伙装在一个小小的格子笼里，常常带到市集上去，用它来打赌。一天，来了一个伙计——他还是头一次来到矿区——遇到他带着笼子，就说：

“‘你笼子里装的是啥东西？’

“斯迈利有点爱理不理地说：‘也许是只鸚鵡，也许是只金丝雀，也许什么也不是——它只是一只青蛙。’

“那个伙计接过笼子，仔细地看起来，还把它翻过来又翻过去，然后说：‘呃，是这么回事。喂，它又有什么用？’

“‘咳，’斯迈利满不在乎地说，‘它擅长一件事，我敢断

定——它能比加利维拉县里的任何一只青蛙跳得都更远。’

“那伙计再次拿起笼子，挑剔地看了很久，又还给斯迈利，从容地说：‘呃，我倒看不出这只青蛙比别的青蛙好在哪里。’

“‘大概你是看不出来，’斯迈利说，‘你可能了解青蛙，你也可能不了解青蛙；你可能有经验，你也可能没有经验，只是个生手。不管怎么说，我坚持我的意见，我可以赌四十块钱，它能比加利维拉县里的任何一只青蛙跳得都更远。’

“那个伙计盘算了一下，有点为难地说：‘唉，在这儿我只是个生人，我没有青蛙，如果我有一只青蛙，我就和你打赌。’

“斯迈利却说：‘那好办，那好办，你帮我拿一会儿笼子，我去给你弄一只青蛙来。’那个伙计就拿着笼子，拿出四十块钱，与斯迈利的钱放在一起，坐下等着。

“在那儿等了好一会儿，那个伙计想了想，然后把青蛙从笼子里拿了出来，撬开它的嘴巴，拿一个小匙，用打鹌鹑的小子弹把它喂得饱饱的——给它灌得都快到下巴那儿了——然后让它蹲在地上。斯迈利跑到泥塘里，在烂泥里稀里哗啦地找了一阵，终于逮住一只青蛙，带了回来，交给那个伙计。

“‘好吧，如果你准备好了，就把它与丹尼尔放在一块，让它们前爪齐平，我来喊口令，’他说，‘一——二——三——跳！’他和那个伙计从后面动一下各自的青蛙，新抓来的青蛙跳得很带劲，可是丹尼尔鼓了一把劲，耸了耸肩膀——就像这样——就像一个法国人，但没有用——它动都动不了；它就像一座教堂一样稳稳地生了根，一点儿都不能动弹，比一艘抛了锚的船还糟糕。斯迈利大吃一惊，他恶心透啦，但他当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那个伙计拿了钱就动身走了；当他要走出大门时，他从肩

膀上伸出大拇指——就像这样——又一次向丹尼尔从从容容地说：‘我倒看不出这只青蛙比别的青蛙好在哪儿。’

“斯迈利站在那儿，搔搔头，向下看了丹尼尔好一会儿，最后说：‘我实在弄不懂这家伙为什么这次泄了气——我看，说不定它出了什么毛病——它看起来有点鼓鼓囊囊的。’他捏住丹尼尔的脖子，提了起来，掂了掂，说：‘咳，它要没有五磅重才怪哩。’他倒提着丹尼尔，结果它就呼噜呼噜地吐出两把小子弹。这下他明白怎么回事了，他简直气疯了——扔下青蛙，出去追那个伙计，但他没追上。后来……”

此时，西蒙·惠勒听到前院有人叫他，就站起来去看看是怎么回事。他一边往外走，一边转过头来对我说：“就坐在那儿，陌生人，放松一点儿——我去一会儿就来。”

可是，对不起，我觉得即使把那个有赌癖的流氓吉姆·斯迈利的故事听下去，也不可能得到什么关于列奥尼达·斯迈利牧师的消息，因此我就走了。

在门口，我遇到那位好客的惠勒回来了，他就拦住我，接着往下说：

“那么，有一年斯迈利养了只独眼的黄牛，没有尾巴，很敦实的，就像只香蕉，后来……”

不过，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致去听那头倒霉的黄牛的故事，只好告辞了。

1865年

一个奇怪的梦

——道德训诫之一

前天晚上，我做了个非同寻常的梦。那时我仿佛正坐在门槛上沉思（或许，这并不发生在某一特定的城市），约莫是晚上十二点或凌晨一点的光景。夜晚的月色朦胧，阵阵花香幽幽袭来，令人恍若置身于仙境之中。四处杳无人语，甚至听不到任何脚步声。也没有其他的任何声响来惊破这死亡般的静谧，除了远处时而传来几声干巴巴的狗吠声以及更远处另一条狗微弱的回应。就在这当儿，我听到一阵由骨头撞击而发出的喀哒喀哒的响声从街上传过来，似乎是从街那头朝着我这面来的。我寻思，这或许是交响乐队中的响板声。不到一分钟，一具又高又大的骷髅出现在我面前。它头罩一顶风帽，身穿一件只有一半的既破烂又腐臭的尸衣，尸衣的碎片正好在格子状的肋巴骨两旁拍打。他迈着沉重的步伐，大摇大摆地从我的身旁走过，消失在星光下的朦胧幽暗之中。他的肩上扛着一口破损不堪、虫蛀朽坏的棺材，手里抓着一捆什么东西。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刚才听到的那阵



喀哒喀哒的声音出自何处：正是这个骷髅骨节相碰时发出的响声，他走路的时候两个胳膊肘总是与两侧的肋骨撞在一起。应该承认，当时我实在被这个景象惊呆了。当我惊魂未定，还没来得及仔细探究这个幽灵的出现到底意味着什么的时候，我听到另一个幽灵的来临——因为我又听到了一阵喀哒喀哒声。他的肩上扛着三分之二个棺材，把头尾两块残缺不全的棺材板夹在腋下。我本想着朝他的风帽下瞥上一眼，看看他的长相，同他寒暄几句。可当他走过我身边时，不等我偷窥他，他就主动转过头来，他的眼窝深陷着，用他凸出来的牙齿向我展露出一个友好的微笑。我想，我最好不要耽搁他的正事，就没有跟他攀谈。他还没有完全从我的视线里消失，我又听到了喀哒喀哒的声音，从微暗半明的阴影中，又一个幽灵现身了。这个家伙被一块沉重的墓碑压得直不起腰来，正用一根绳索拖着一口破烂不堪的棺材。他走到我的身旁，怔怔地看了我大概两分钟，然后转过身子用背对着我说：

“请帮我把背上这东西放下来，好吗？”

我帮他把墓碑抱住轻轻地放到地上，就在这样做的时候我看到石碑上刻着一个名字“约翰·巴克斯特·科普曼霍斯特”，上面还铭刻着他的死期是1839年5月。亡灵精疲力竭地跌坐在我身边，用他的上颚骨擦了擦自己的前额骨——我猜，这主要是他在世时养成的习惯。因为我注意到，他没有擦汗水的动作。

“糟透了，糟透了。”他说，并牵起他的尸衣碎片往自己身上裹了裹，然后愁眉苦脸地用手爪撑起下巴坐着。随后他又将自己的左脚放到右腿膝盖上，俯下身子用一根从棺材上拔出的生了锈的铁钉心不在焉地挠一挠自己的脚踝骨。

“我的朋友，什么东西糟透了？”

“噢，每件事，每件事都糟糕透顶了。我真希望自己从来都没有死过。”

“你真让我感到吃惊。为什么你要这么说？有什么事令你感到不顺心吗？到底出了什么事？”

“什么事？看看我这身衣服——褴褛一片，破旧不堪。看看这块墓碑，早就碰坏了。再瞧瞧这口丢人现眼的旧棺材。当一个人的所有家产都在他的眼前毁于一旦，无可挽救时，你还装模作样地问他出了什么乱子！我遭受的简直是地狱般的磨难！”

“不要这样愤愤不平，冷静点，”我说，“那的确是糟透了——简直是糟糕透顶，可我真是没想到，在你目前的情况下，你还会对这些身外之物这么在乎。”

“嗯，我亲爱的先生，我的确很在乎。我的尊严严重受损，我的舒适被毫不留情地剥夺了——我的一切都被毁了，我可以这样说。让我来说说我的处境——我将尽量用一种你能理解的方式跟你聊聊，如果你不介意我打扰你。”这个可怜的骷髅说，他用自己的手爪将尸衣的风帽向后推了推，似乎要为下面的谈话做点准备似的，因此，他的这个无意识的动作客观上令他整个人看起来精神抖擞了。这神情同他眼下的生活（假定可以这样说的话）的困顿相比显得极不协调——也就是说——他的欢快气息与他内心的悲愁心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请讲下去吧。”我说。

“我目前在离这里有一两个街区的一个说起来都令我汗颜的破坟岗里安生，你沿着这条街从这里往上走走就到了那儿——啊呀！你瞧瞧，我正在担心，今天这根软骨会掉下来——

从底下往上数第三根肋骨，朋友，请你帮我用一根细线把它拴牢在原来的位置上。要是能行个方便的话，用一截银线把它撑起来恐怕会让我大喜过望的，况且那样也会更经久耐用，看起来多少有些体面。要是能经常把它擦得亮光光的那就更气派了——想到自己的骨头将要这样一根根地塌陷下去化为尘埃，且仅仅是由于自己那帮不肖子孙们的冷漠和疏忽，简直要令人痛断肝肠！”这个可怜的幽灵以自己的方式恨恨地咬牙切齿，发出刺耳的嚓嚓声，令我全身痉挛，不禁打了个寒战——加之这位老兄的身上缺少必要的肌肉和皮肤，使他的动作显得极其狰狞恐怖。

“我住在那个贫民窟，一住就是三十年；我告诉你，从我第一次迁居到那儿至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记得我的这把疲惫不堪的老骨头刚被安置在那里时，我就翻了个身，伸展了一下四肢准备在那里长眠下去，当时感觉非常惬意，因为我终于可以远离尘嚣，从无穷无尽的烦恼、悲苦、焦虑、疑惑和恐惧中摆脱出来，永永远远地从尘世中解脱出去了。我舒舒坦坦，心满意足地听着教堂司事在拖着嗓子搞法事。是他把第一铲土撒向我的棺材的，沙土发出一阵噼噼啪啪的声响令我吓了一大跳，后来，这种声音渐渐低微、缥缈。当他们给我盖屋顶的时候，这种声音微弱得差不多都听不见了——太惬意了！老天爷！我多希望你今晚能亲身体会一下这种感觉。”那个亡灵边说边用他那只能称为一串骨爪的手猛扇我一巴掌，把我从梦幻中带回了现实。

“不错，先生，三十年前，当我在那儿躺下时，我感到无比的喜悦。因为，那时候我住的那块地方还能称之为农村——那儿四处轻风拂面，花儿的幽香沁人心脾，高大庄严的古木耸入云霄，和风吹拂着树叶发出沙沙的私语，快活的小松鼠在我们的头

顶上欢呼跳跃，甚至还围着我们载歌载舞。不时有爬虫前来拜访我们，为我们解闷，鸟儿们婉转的歌喉给这一方宁静的净土带来了悦耳的音乐。噫！即使一个人少活十年去换取一秒这种无法言喻的快乐也是值得的！每一件事都是那么令人开心。我在那里认识了一位好邻居，因为能有资格住进那里的人都曾是本城最显赫的家庭里的成员。我们的后代也似乎没有对我们安息的另一个世界掉以轻心，敷衍了事。他们把我们的新居修葺得堂皇体面，经常维修保养外观清爽整洁；围栏还没有朽坏就已换上新的，牌匾也经常刷油漆或者抹石灰，一旦它们看起来有点生锈或稍微腐蚀，他们就会来及时将之更换。墓碑总是竖得笔直，周围的铁栏杆完整无缺，闪亮如新，玫瑰花丛和灌木修剪得非常整齐、有形。一切都毫无瑕疵，围墙上纤尘不染，光滑整洁，还雕刻着些美好的事物。但那些美好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的子孙早已把我们忘却了。我的孙子现在就住在我当年辛辛苦苦用自己的血汗钱建起的堂皇大屋里，却任凭我在这个破洞窟里被蜂拥而至的蠹贼毒虫撕咬，把我原来就已破烂腐朽的尸衣啃得七零八落，甚至还无耻地在我的衣服上面做窝。我与那些同住在一起的朋友共同奠定和保卫了这座美丽城市的根基和财富，使它欣欣向荣。可我们用全部的爱心抚育长大成人的婴孩却把我们抛在这个最肮脏下流的破坟岗，任凭四邻的诅咒、陌生人的耻笑。你看看今昔岂止是天壤之别，我的牌匾早已腐烂坍塌；我坟头的铁栏杆东倒西歪，其中一根脚柱还被拔出地面，任凭它在风中荡来晃去，那个样子显得放荡轻浮，毫无体面可言；我的纪念碑有气无力地倾倒在一旁，我的墓碑也没精打采地垂下了它沉重的脑袋；那些可爱的小装饰都已不复存在——没有玫瑰花，